

主编 / 季羡林



张抗抗 • 吉林摄影出版社

踏雪寻梅

器物世界

◎ 陈其南 + 陈其南
◎ 陈其南 + 陈其南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踏 雪 寻 梅

张抗抗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羡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 20… II . ①季… ②谷…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踏雪寻梅 张抗抗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翎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张抗抗】女。1950年7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原籍广东新会。1969年赴北大荒农场劳动，业余开始创作。1977年考入黑龙江艺术学校学习戏剧创作，1979年毕业后调作协黑龙江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88年当选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分界线》、《隐形伴侣》，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短篇小说集《白罂粟》。《淡淡的晨雾》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夏》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隐形伴侣》被全文译成英文，向海外介绍。

目 录

作者小传	(1)
踏雪寻梅	(1)
牡丹的拒绝	(3)
荷	(7)
红树林思绪	(11)
夜航船	(17)
半朵玫瑰	(24)
仰不愧于天	(27)
大江逆行	(33)
幔亭山房梦游	(43)
鹦鹉流浪汉	(50)
杨花·柳絮	(55)
故乡在远方	(61)
最美的是北大荒	(65)
滋味	(69)
欲哭无泪	(74)
有家真好	(85)
女性话题：如今谁甩谁	(87)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为谁风露立中宵	(91)
老费的小屋	(96)
你对命运说：“不！”	(103)
说“穷”	(116)
火山沉默	(120)
亚布力烟什么滋味	(135)

踏雪寻梅

刚过春节，见报上说京郊的红螺寺近年引种腊梅，已是万株腊梅盛开。

北方的冬天寒风萧瑟，除了野地的松柏尚有几丛绿色，四目浑黄，绝没有一星半点活的亮的花瓣。何况是腊梅。我从江南到北方二十余年，曾听说过西郊卧佛寺前有一株古梅仍能开花，但见是没有见过的。

这红螺寺的腊梅，自然很诱惑很让人兴奋。一个周末，周友人去结伴寻梅。

过了怀柔县城再往山间北行十几里，就是红螺寺了。寺后是高耸的红螺山，山顶有亭，可望而不可及；寺前有红螺池和红螺女的塑像，再加一个美丽的传说。红螺寺始建于东晋，已有千余年历史。寺内翠竹成林，郁郁葱葱；殿前一株丈高古松，粗壮的枝干如伞如屋，向四周伸展，枝上叠架一棵古老紫藤，枝蔓缠绕。若在春季开花时节，苍绿的古松托起一片缤纷紫霞，蔚为壮观。

紫藤绕松与翠竹山墙，为红螺寺两绝。岁寒三友，独缺了梅。

心里其实是不信的，不信这么冷的地方真会有梅。

天阴沉着，在路上似已飘起了若有若无的雪花，刚迈入红螺寺，那雪花就密密地坠了下来。眼前的迷茫中，只觉得翠竹越发幽然，古松越发挺拔，凛冽的风湿润起来，旋闪的雪花仍压不住松竹的庄严和沉重。

忽然就有一点暖暖的亮色，一点火星似的金黄，从眼前的冷绿中跳出来。

石阶下的新土中，果然有几株矮矮的腊梅树，像个幼小的孩子，怯怯地站立着。细弱的枝条上，竟然绽开着一朵朵金箔似的小花，从那深红色的花蕊中，散发出一阵阵唯腊梅才有的浓郁却又高雅的清香。

那是久违的江南气息。家乡的亲切之情，在雪花和梅香中，不期而至。

报纸显然是夸大其词了。红螺寺的腊梅，恐怕百株都不到。但哪怕只有一株，也已经令人惊喜万分谢天谢地。那梅树虽小，终是会长大，若干年后，冬天的红螺寺白雪中一片灿灿金色，那松竹的醇绿也终于不再孤单了。

只是，多了一个伙伴，必定多一份心思。处好了是岁寒三友，若是为着新来的腊梅分享了游客的赞赏，而惹得松竹嫉恨，寒梅又何苦；七上争春呢？

牡丹的拒绝

它被世人所期待、所仰慕、所赞誉，是由于它的美。

它美得秀韵多姿，美得雍容华贵，美得绚丽娇艳，美得惊世骇俗。它的美是早已被世人所确定、所公认了的。它的美不惧怕争议和挑战。

有多少人没有欣赏过牡丹呢？

却偏偏要坐上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千里万里爬山涉水，天南海北不约而同，揣着焦渴与翘盼的心，涛涛黄河般地涌进洛阳城。

欧阳修曾有诗云：洛阳地脉花最重，牡丹尤为天下奇。

传说中的牡丹，是被武则天一怒之下逐出京城，贬去洛阳的。却不料洛阳的水土最适合牡丹的生长。于是洛阳人种牡丹蔚然成风，渐盛于唐，极盛于宋。每年阳历四月中旬春色融融的日子，街巷园林千株万株牡丹竟放，花团锦簇香云缭绕——好一座五彩缤纷的牡丹城。

所以看牡丹是一定要到洛阳去看的。没有看过洛阳的牡丹就不算看过牡丹。况且洛阳牡丹还有那么点来历，它因被贬而增值而名声大噪，是否因此勾起人的好奇也

牡丹的拒绝

未可知。

这一年已是洛阳的第九届牡丹花会。这一年的春却来得迟迟。

连日浓云阴雨，4月的洛阳城冷风嗖嗖。

街上挤满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来的看花人。看花人踩着年年应准的花期。

明明是梧桐发叶，柳枝滴翠，桃花梨花姹紫嫣红，海棠更已落英缤纷——可洛阳人说春尚不曾到来；看花人说，牡丹城好安静。

一个又冷又静的洛阳，让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你悄悄闭上眼睛不忍寻觅。你深呼吸掩藏好了最后的侥幸，姗姗步入王城公园。你相信牡丹生性喜欢热闹，你知道牡丹不像幽兰习惯寂寞，你甚至怀着自私的企图，愿牡丹接受这提前的参拜和瞻仰。

然而，枝繁叶茂的满园绿色，却仅有零零落落的几处浅红、几点粉白。一丛丛半人高的牡丹植株之上，昂然挺起千头万头硕大饱满的牡丹花苞，个个形同仙桃，却是朱唇紧闭，洁齿轻咬，薄薄的花瓣层层相裹，透出一副傲慢的冷色，绝无开花的意思。偌大的一个牡丹王国，竟然是一片黯淡萧瑟的灰绿……

一丝苍白的阳光伸出手竭力抚弄着它，它却木然呆立，无动于衷。

惊愕伴随着失望和疑虑——你不知道牡丹为什么要拒绝，拒绝本该属于它的荣誉和赞颂？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于是看花人说这个洛阳牡丹真是徒有虚名；于是洛阳人摇头说其实洛阳牡丹从未如今年这样失约，这个春实在太冷，寒流接着寒流怎么能怪牡丹？当年武则天皇帝令百花连夜速发以待她明朝游玩上苑，百花慑于皇威纷纷开放，惟独牡丹不从，宁可发配洛阳。如今怎么就能让牡丹轻易改了性子？

于是你面对绿色的牡丹园，只能竭尽你想象的空间。想象它在阳光与温暖中火热的激情；想象它在春晖里的辉煌与灿烂——牡丹开花时犹如解冻的大江，一夜间千朵万朵纵情怒放。排山倒海惊天动地。那般恣意那般宏伟，那般壮丽那般浩荡。它积蓄了整整一年的精气，都在这短短几天中轰轰烈烈地进发出来。它不开则已，一开则倾其所有挥洒净尽，终要开得一个倾国倾城、国色天香。

你也许在梦中曾亲吻过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花瓣，而此刻你须在想象中创造姚黄魏紫豆绿墨撒金白雪塔铜雀春锦帐芙蓉烟绒紫首案红火炼金丹……想象开花时节洛阳城上空被牡丹映照的五彩祥云；想象微风夜露中颤动的牡丹花香；想象被花气濡染的树和房屋；想象洛阳城延续了一千多年的“花开花落二十日，满城人人皆若狂”之盛况。想象给予你失望的纪念，给予你来年的安慰与希望。牡丹为自己营造了神秘与完美——恰恰在没有牡丹的日子里，你探访了窥视了牡丹的个性。

其实你在很久以前并不喜欢牡丹。因为它总被人作为富贵膜拜。后来你目睹了一次牡丹的落花，你相信所有的人都会为之感动：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

牡丹忽然整朵整朵地坠落，铺散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夺目，如同一只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

所以在这阴冷的4月里，奇迹不会发生。任凭游人扫兴和诅咒，牡丹依然安之若素。它不苟且不俯就不妥协不媚俗，它遵循自己的花期自己的规律，它有权利为自己选择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它为什么不拒绝寒冷？！

天南海北的看花人，依然络绎不绝地涌人洛阳城。人们不会因牡丹的拒绝而拒绝它的美。如果它再被贬谪十次，也许它就会繁衍出十个洛阳牡丹城。

于是你在无言的遗憾中感悟到，富贵与高贵只是一字之差。同人一样，花儿也是有灵性，有品位之高低的。品位这东西为气为魂为筋骨为神韵，只可意会。你叹服牡丹卓尔不群之姿，方知“品位”是多么容易被世人忽略或漠视的美。

荷

16岁以前，年年暑假我几乎都跟妈妈坐小火轮沿大运河入小港，到杭嘉湖水乡的一个小镇——洛舍外婆家去。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夏天了，在一个凉风习习的早晨，我跟着外婆，踩着田间的青石板上的露水，从镇上去砂村走亲戚。

太阳刚刚露头，把草帽稍稍侧过来些，便遮住了耀眼的光亮。炊烟在远远的村子上空环绕，青蛙在刚插上新秧的田畈里咕咕地叫，竹林婆娑、桑树青青，小河里浮在水上的菱叶间开出了一朵朵白色的小花……

我蹦跳着，唱着一支外婆听不懂的歌：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

我们走到一道大堤上来了。堤的一边是条河，装着稻谷的船，沉甸甸地从堤下摇过，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在水面上荡起一个又一个圆圈；堤的另一边是一大片水塘，宽大而茂盛的荷叶覆盖了整个水面，从那绿色的“草地”上，傲然挺起一支支鲜艳的新荷，在晨风中颌首起舞……

我站住了，一只手指咬在嘴里，直盯盯望着那荷花出神。我想起一个童话里说，荷花心里躲着荷花仙子。

“我要！”半天，迸出这几个字，用哀求的眼光望着外婆。她走出老远了，竟没发现丢了我。听到身后的声音，她赶紧摇头，说：“快走，这荷花是摘来玩的么？一朵荷花一支莲蓬，糟蹋了可惜。”

“我要。”我重复说，执拗地站着不走，眼眶里含满了泪。她若再说一声可惜，我脸上保证会像荷叶那样挂满水珠儿。真不给摘么？我突然勇敢起来，蹲下身子要冲下堤去——我不会自己摘？

外婆吓得扔了篮子过来抓我，连声说：“不要命啦？为一支荷花，西湖里不有的是……”

西湖里是有许多荷花，那是只许看不许摘的。可乡下的荷花，好像不会有那么多规矩……

“西湖的没有乡下的大！”我尖叫。

“……好好。”外婆叹了口气，那目光却是慈祥的。“明天我叫阿年伯给你采几支送到街里去。”

“算数？说了算数？”我望着那水灵灵的荷，仍然不肯挪步。堤边上就有一朵大大的，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摘到，然后会从花心里走出一个漂亮的荷花仙子。西湖边那么多人观荷，早已把她吓跑了呢，在这儿当然不会，一个人也没有。

傍晚回镇，坐了小船，眼巴巴望那荷塘，竟然不知何处去了，定是绕了路。我累乏了，枕着水乡温柔的波浪，甜甜地睡了一觉，不知什么时候到的家。第二天一早醒来，太阳老高了，跳下楼，眼前忽地一亮，原来客堂间的八仙桌上，几支含苞欲放的荷花，插在一只古瓷



瓶里，新鲜欲滴、昂首俏立，似在向我问好。桌上几张绿色的荷叶，包着几块热腾腾的米糕，咬一口，满嘴是荷叶的清香。

那荷花，阿年伯一定是选了顶大顶大的，粉红的花苞微微裂开一条缝，透着一股淡淡的香味。长长的茎上，长着细细的小刺，好像是荷花仙子忠实的卫士。我不敢掰开那花瓣来看，怕她逃去。可是待到第二天早上下楼，那荷花却已快快活活地张大了嘴，抖开了她的裙衫，露出里面淡黄色的花蕊，溢了满屋的香气。却不见我期待的那人——莫非她只是个虚无缥缈的幻影？

外婆乐呵呵地望着我，为着她满足了我的愿望，也为着城里人竟认为水乡的荷比西湖的好，她感到心满意足——原先对荷的怜惜，在这后来滋生的自豪中得到了补偿。

我曾在水乡的塘里得到过几朵新鲜的荷，自此我便以为乡下的荷比西湖的荷可亲。18岁那年，也许是为了寻找幼时没寻到的花心里的美的憧憬——那日子里已经撕碎了多少幻梦；也许是为了在这运河边的小镇上有一个满足过我童年的愿望的外婆——那日子里我们还敢有别的奢望么？于是我去了杭嘉湖平原插队，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子。

我去时正是隆冬，农家破旧的小楼吱吱响的楼板上，堆着一堆去年冬天从泥塘里挖出来的藕，是荷花的根，一直可保存到来年春。用它灌了糖和糯米，蒸熟了吃。水乡是天下最好的地方了。第二天有亲戚来招呼我去吃

